佛祖統紀　廿七之八

淨土立教志第一　佛祖統紀卷二十七

大宋咸淳四明東湖沙門　志磐　撰

蓮社七祖

始祖廬山辯覺正覺圓悟法師 慧遠師道安法師

二祖長安光明法師 善導云是彌陀化身

三祖南岳般舟法師 承遠

四祖長安五會法師 法照善導後身師承遠師

五祖新定臺巖法師 少康

六祖永明智覺法師 延壽

七祖昭慶圓淨法師 省常

四明石芝曉法師取異代同修淨業功德高盛者立爲七祖今故遵之以爲淨土教門之師法焉

在凡具惑。而能用三觀智。顯本性佛。如四明師之言
曰。心境叵得故。染可觀淨。不礙緣生故。想成相起。唯
色唯心故。當處顯現。斯觀佛三昧之正訣。唯明宗得
意者能行之。至若稱唱嘉號。瞻禮尊容。讀誦大乘。持
奉淨戒。皆淨業之正因。正觀之助行。而但修十善行
世仁慈者。亦可以成回向莊嚴之績。然則若定若散
其智若愚。無一機之或遺。雖登臺之有金銀。入品之
有上下。至於趣無生而階不退。則一槩云耳。悠悠末
代。鴻願行而升安養。自盧山而來。傳往生者。纔三百
人。意遐方外域。不及知者。奚若河沙之多。是知此方
學佛道者。機疎障重。未聞有成。而獨於念佛之宗。無

間。僧族皆足以取一生之證。信矣哉。撰淨土立教志
法師慧遠。姓賈氏。鴈門樓煩人。幼而好學。年十三。隨
舅令狐氏。遊學許洛。博綜六經。尤善莊老。宿儒先進
莫不服其深致。二十一。欲度江從學范寧。適石虎暴
死。南路梗塞。有志不遂。時沙門釋道安。建刹於太行
常山。一面盡敬。以為眞吾師也。初聞安師講般若經。
豁然開悟。歎曰。九流異議。皆糠粃耳。（粃音比穀不成）遂與母
弟慧持。投簪受業。精思諷誦。以夜續晝。因求直道場。
沙門曇翼。（此自是北人非盧山入社者）每給燈燭之費。安師聞之
曰。道士誠知人。師神明英越。志與理冥。至二十四。大
善講貫。有客聞說實相義。往復問難。彌增疑昧。師為

引莊子之說以相比類感者釋然安師因許令不廢外典常臨衆歎曰使道流東國者其在遠乎後隨安師南遊襄陽值秦將苻丕爲寇乃分張徒屬各隨所往耆德臨岐皆蒙誨益唯師不聞一言即跪請曰獨無訓勅懼非人類安師曰如汝者復何所慮師乃與弟子數十人南適荊州居上明寺念舊與同門慧永約結屋於羅浮太元六年（晉孝武帝）至尋陽見廬山閒曠可以息心乃立精舍以去永猶遠舉杖扣地曰若此可居當使朽壤抽泉言畢清流涌出尋陽亢旱師詣池側讀海龍王經忽有神蛇從池而出須臾大雨歲竟有秋因名龍泉精舍永師先居廬山西林欲邀同

止而師學侶寖衆永乃謂刺史桓伊曰遠公方當弘道而貧道所捿隘不可處時師夢山神告曰此山足可棲神願毋他往其夕大雨雷震詰旦林麓廣闢素沙布地梗柟文梓充布地上不知所自至伊大敬感乃爲建刹名其殿曰神運以在永師舍東故號東林時太元十一年也此山儀形九疊峻聳天絕而所居盡林壑之美背負鑪峯旁帶瀑布清流環階白雲生棟（廬山記匡裕先生殷周之際受道於仙人即巖成館人稱神仙之廬因名廬山尋陽記山高三千三百六十丈周二百五十里其山九疊川亦九派郡國志疊嶂九層包藏仙迹）別營禪室最居靜深凡在贍覩神清氣肅師聞天竺佛影是佛昔化毒龍瑞迹欣感于懷後因邪舍律士敘述光相乃

背山臨流營築龕室淡采圖寫望如煙霧復製五銘刻于石江州太守孟懷玉別駕王喬之常侍張野晉安太守殷隱黃門毛修之主簿殷蔚參軍王穆夜孝廉范悅之隱士宗炳等咸賦銘贊(見廬山集)先是尋陽陶侃刺廣州漁人見海中有神光網之得金像文殊誌云阿育王所造後商人於海東獲一圓光持以就像若彌縫然侃以遞武昌寒溪主僧僧珍常往夏口夜夢寺火而此像室獨有神護馳還寺果焚像室果存及侃移督江州迎像將還至舟而溺荊楚爲之謠曰陶惟劍雄像以神標雲翔泥宿邈何遙遙可以誠至難以力招及寺成師至江上虔禱之像忽浮出遂迎至神運殿造重閣以奉之因製文殊瑞像讚嘗謂諸教三昧其名甚衆功高易進念佛爲先旣而謹律息心之士絕塵清信之賓不期而至者慧永(同師安公光居西林)慧持(遠師母弟)道生曇順(並羅什門弟)僧叡曇恒道丙曇詵道敬(並遠師門人)佛馱耶舍(此云覺明罽賓國人)佛馱跋陁羅(此云覺賢迦維衛國人)名儒劉程之(號遺民)張野周續之張詮宗炳雷次宗等結社念佛世號十八賢復率衆至百二十三人同修淨土之業造西方三聖像建齋立誓令劉遺民著發願文而王喬之等復爲念佛三昧詩以見志師神貌嚴肅瞻仰者則心戰沙門有持如意致獻者不敢陳白竊留座隅而去法師慧義強正少可謂師

弟子慧寶曰。諸君膚淺。故於遠公。望風推服。掌至山
值師講法華。欲致難。輙内悸流汗出。謂慧寶曰。此公
言貌誠可敬服。殷仲堪任荊州。入山展敬。與師俱臨
北澗松下。共談易道。終日忘倦。仲堪歎曰。師智識深
明。實難庶幾。師亦曰。君之才辯如此。流泉（後人名其處曰聰明）
泉。司徒王謐。護軍王默。並欽慕風德。遙致禮敬。（王謐有書）
（性反）盧循據江州。入山詣師。師少與循父嘏同為書生。
及見循。歡然道舊。其徒諫曰。循為國寇。得不為人疑
師曰。我佛法中情無取舍。識者自能察之。此何足懼
及宋武進詩循。設帳桑尾。左右曰。遠公素在廬山。與
循交厚。宋武曰。遠公世表之人。何可疑也。乃遣使馳

書遺以錢帛。有行者來侍師。善驅蛇。蛇為盡去。因號
辟蛇行者。有一虎往來。時見行迹。未嘗傷人。人號遊
山虎。師與社衆每遊憩上方峯頂。患去水遠。他日有
虎跑其石。水為之出。因號虎跑泉。又於一峯製涅槃
疏。因名擲筆峯。初是大教流行江東。經卷未備。禪法
無聞。律藏多闕。師乃令弟子法淨法領等。遠越葱嶺。
曠歲來還。皆獲梵本。昔安公在關中。請曇摩難提出
阿毗曇心。其人未善晉言。頗多疑滯。後僧伽提婆至。
即請重譯。及三法度論。於是二論乃興。師即製序。以
貽學者。聞鳩摩羅什入關。遣書通好。什答書曰。傳譯
來貺。粗聞風德。經言末代東方有護法菩薩。欽哉仁

者善弘其道曇摩流支入秦師遣弟子曇邕請於關中出十誦律流傳晉國西土諸僧咸稱漢地有大乘開士毎東嚮致禮獻心廬岳及佛䭾跋陀羅至師即請出禪數諸經於是禪戒經典出自廬山幾至百卷先是此土未有泥洹常住之說但言壽命長遠師曰佛是至極至極則無變無變之理豈有窮邪乃著法性論十四篇羅什見而歎曰邊方未見經便闇與理合秦主欽風以大智度論新譯致書求序師以其文繁廣乃抄其要爲二十卷而爲之序（羅什譯智論凡百卷）桓玄征殷仲堪要師出虎溪稱疾不往玄將入山左右曰昔殷仲堪禮敬於遠請公勿屈玄曰仲堪死人耳及

玄見師不覺屈膝所懷問難不復敢發及語至征討師即不答玄後以震主之威勸令登仕師正辭以答玄不能強既而欲沙汰衆僧下教僚屬曰沙門之徒有能申述經誥禁行修整者始可以宣寄大化其有違於此者悉當能黜唯廬山道德所居不在搜簡之列師因致書廣立條制玄悉從之初庾氷輔政以沙何應敬王者何充奏不應禮及玄在姑熟復申氷議師答書曰袈裟非朝宗之服鉢盂非廊廟之器塵外之容不應致敬王者乃著沙門不敬王者論五篇一明在家者有天屬之愛奉主之禮二明出家以求志變俗以達道豈得與世典同其禮敬三明求宗不順

化宗謂泥洹不變以化盡為宅（泥洹即涅槃不生不滅）不順化者其生可滅其神可冥冥神絕境謂之泥洹而不隨順於生生化化流動無窮之境斯所以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豈復有所禮敬者哉四明體極不兼應謂歷代君王體極之主但務方內而不可並御於方外故曰不兼應天地之道功盡於運化帝王之德理極於順通與夫獨絕之教不變之宗優劣明矣若夫如來之道則無所不應矣五明形盡神不滅謂火之傳於薪猶神之傳於形火之傳異薪猶神之傳異形方生方死往來無窮但悟徹者反本惑理者逐物耳有頃玄簒位即下書曰佛法宏誕所未能了初推奉主之

情故令與敬今事既在已宜盡謙光諸道人勿復致禮也桓玄西奔安帝自江陵還京師輔國何無忌勸師候迎師稱疾不行帝遣使勞問師上書謝病帝復下詔慰答師嘗講喪服經（當是禮記小記大記四制等篇）雷次宗宗炳等並執卷承旨次宗後著義疏首稱雷氏宗炳寄書責之曰昔與足下面受於釋和上今便稱雷氏邪（陸德明毛詩音義云周續之與雷次宗同受詩義於遠法師亦此類也）釋慧要患山中無刻漏乃於水上立十二葉芙蓉因波隨轉分定晝夜以為行道之節謂之蓮華漏僧徹善篇牘嘗至山南攀松而嘯和風遠集衆鳥悲鳴超然有自得之趣退諮於師曰律禁管絃歌舞若一吟一嘯可得為乎

師曰苟以亂意皆為非法澈唯而止師居山三十年迹不入俗唯以淨土克勤于念初十一年澄心繫想三觀聖相況厚不言後十九年七月晦夕於般若臺之東龕方從定起見阿彌陀佛身滿虚空圓光之中有諸化佛觀音勢至左右侍立又見水流光明分十四支流注上下演説苦空無常無我之音佛告之曰我以本願力故來安慰汝汝後七日當生我國又見佛馱邪舍慧持（義熙八年先逝）慧永（義熙十年先逝）劉遺民（義熙六年先逝）在佛之側前揖師曰師志在先何來之晩師語法淨慧寶曰吾始居此十一年中三見佛相今復見之吾生淨土必矣又曰七日之期斯為漸矣即寢疾製遺

誡曰吾昔以知命之年託業此山自審有必盡之期便欲絶迹外縁以求其志良由性弱於斷遂令同趣相引時賢過眷情以類感不覺形與運頽今年已八十三矣仰尋違離之誨俯慨自負之心徒令此生虚謝以悼往疾之深今於至時露骸松林之下即嶺為墳與土木同狀此乃古人之禮汝等勿違吾神理不昧庶達其誠大哀世尊亦當祐之以道門徒號慟若喪父母師以世情難割乃制七日展哀至期始順寂即義熙十二年八月六日也弟子不忍露屍與尋陽太守阮保奉全軀舉葬于西嶺累石為塔謝靈運立碑以銘遺德張野作序自稱門人宗炳復立碑于寺

門以表德業師將終耆德請以鼓酒治病師曰律無通文請飲米汁師曰日過中矣又請飲蜜和水乃令披律尋文卷未半而終所著經論諸序銘贊詩記凡十卷號廬山集（刻梓在藏府）自佛圖澄道安師遠法師曇順僧叡五世為國師云唐宣宗大中二年追謚辯覺大師昇元三年追謚正覺（南唐李先主年號即晉高祖天福四年也）大宋太宗太平興國三年追謚圓悟大師凝寂之塔

法師善導不知何處人唐太宗正觀中見西河綽禪師九品道場講誦觀經大喜曰此真入佛之津要修餘行業迂僻難成唯此觀門速超生死於是勤篤精苦晝夜禮誦續至京師擊發四部每入室互跪念佛非力竭不休雖時寒氷亦須流汗出則為人演說淨土法門三十餘年不暫睡臥般舟行道方等禮佛護持戒品纖毫不犯好食送廚粗惡自奉乳酪醍醐皆不經口凡有親施用寫彌陀經十萬卷畫淨土變相三百壁壞寺廢塔所至修營然燈續明常年不絕三衣瓶鉢不使人持行不共衆恐談世事長安道族傳授淨土法門者不可勝數從其化者至有誦彌陀經十萬至五十萬卷者念佛日課萬聲至十萬聲者或得入念佛三昧往生淨土者莫能紀述或問念佛生淨土邪師曰如汝所念遂汝所願乃自念一聲有一光明從其口出十至于百光亦如之其勸化偈曰漸

漸雞皮鶴髮看看行步龍鍾假饒金玉萬堂豈免衰
殘老病任是千般快樂無常終是到來唯有徑路修
行但念阿彌陀佛後忽謂人曰此身可厭吾將西歸
乃登柳樹向西願曰願佛接我菩薩助我念我不失
正念得生安養言已投身自絶高宗知其念佛口出
光明舍身精至賜號其寺曰光明

慈雲淨土略傳阿彌陀佛化身至長安聞滻水聲
曰可教念佛三年滿長安城皆念佛後有法照法
師即善導和上也

法師承遠始學于成都唐公至荊州進學于玉泉眞
公眞公授師以衡山俾爲教悉人從而化者萬計有
弟子法照初居廬山由正定根趣安樂國見蒙惡衣
侍佛者佛曰衡山承遠也出而求之肖焉乃從而學
傳教天下法照在代宗時爲國師乃言其師有異德
天子南嚮而禮焉度其道不可徵乃名其居曰般舟
道場用尊其位師始居山西南巖石下人遺之食則
食不遺則食土泥茹草木其取衣類是南極海裔北
自幽都來求厥道或値之崖谷羸形垢面躬負薪樵
以爲僕從而媟之乃師也凡化人立中道而教之權
俾得以疾至故示專念書塗巷刻溪谷不勤誘掖以
援于下不求而道備不言而物成人皆負布帛斲木
石委之巖戶不拒不營祠宇既具至德宗朝中詔褒

立是爲彌陀寺。正元十八年七月十九日。終于寺。壽九十一。柳宗元爲述碑刻于寺門。

國師法照。唐大歷二年。止衡州雲峯寺。慈忍戒定。爲時所宗。嘗於僧堂食鉢中。覩五色雲。中有梵刹。當東北有山。澗石門。復有一寺。金書其題曰大聖竹林寺。他日復於鉢中見雲中數寺。池臺樓觀。萬菩薩衆雜處其中。師以所見訪問知識。有嘉延曇暉二僧曰聖神變化不可情測。若論山川面勢。乃五臺耳。四年。師於郡之湖東寺。開五會念佛。（謂是五爲一會耳）感祥雲彌覆。雲中樓閣。覩阿彌陀佛及二菩薩身滿虛空。有數梵僧執錫行道。復見老人。謂曰汝先發願於金色界禮覲大聖。今何輙止。師遂與同志遠詣五臺。見寺南有光。及隨至佛光寺。一如鉢中所見。東北五里果有大山。山有澗。澗北石門。傍二青衣。一稱善財。一稱難陀。引師入門。北行見金門樓觀。金榜題曰大聖竹林寺。寺方二十里。一百院。皆有金地寶塔華臺玉樹。入講堂見文殊在西。普賢在東。踞師子座。爲衆說法。菩薩萬數。共相圍遶。師於二菩薩前作禮問曰。末代凡夫未審修何法門。文殊告曰。諸修行門。無如念佛。阿彌陀佛願力難思。汝當繫念。決取往生。時二大士同舒金臂以摩其頂。與之記曰。汝以念佛力故。畢竟證無上覺。文殊復曰。汝可往詣諸菩薩院巡禮承敎。師歷

請教授至七寶園復回至大聖前作禮辭退尚二青衣送至門外師復作禮擧頭俱失後與五十僧往金剛窟即無著見大聖處忽覩衆寶宮殿文殊普賢及萬菩薩佛陀波利師方作禮擧首即失夜於華嚴院見寺東巖盤有五枝燈師曰欲分百燈既而如願復曰願分千燈數亦如之光徧山谷又前詣金剛窟夜半見佛陀波利引之入寺後復於華嚴院念二大士記我往生乃一心念佛忽見波利謂之曰汝華臺已生後三年華開矣汝見竹林諸寺何不使群生共知之師因命匠刻石爲圖於見處建竹林寺既畢謂衆曰淨土事畢矣數日別衆坐逝推波利之言果三年也

當大曆七年也師於幷州行五會教化人念佛代宗於長安宮中常聞東北方有念佛聲遣使尋之至于太原果見師勸化之盛遂迎入禁中教宮人念佛亦及五會柳子厚集南岳碑云代宗時法照爲國師

法師少康縉雲周氏母羅夢遊鼎湖峯有玉女以青蓮華授之曰此華吉祥當生貴子及生青光滿室作芙蕖香七歲未語相者奇之母攜至靈山寺指殿佛謂之曰汝識佛不遽答曰我佛釋迦誰不爲敬父母愈敬異遂舍令出家年十五誦通法華楞嚴等五部尋往會稽嘉祥寺學究律部後詣上元龍興聽華嚴瑜伽諸論唐貞元初至洛下白馬寺見殿中文籍放光

探之。乃善導和上西方化導文。師曰若於淨土有緣當更放光。言已光復閃爍。師曰劫石可磨。我願無易。遂至長安光明寺善導和上影堂。大陳薦獻。倏見遺像升空而謂之曰。汝依吾教廣化有情。他日功成必生安養。師聞佛音如有所證。乃南適江陵。路逢僧曰汝欲化人。當往新定。（今嚴州）言訖而隱。師既入郡。人無識者。乃乞錢誘小兒曰。阿彌陀佛是汝導師。念佛一聲與汝一錢。兒務錢者隨聲念之。月餘孩孺念佛覓錢者衆。師乃曰能念佛十聲者與一錢。如此一年。無少長貴賤見師者皆稱阿彌陀佛。念佛之聲盈滿道路。十年乃於烏龍山建淨土道場。築壇三級。集衆行道。師昇座高聲唱佛。衆見一佛從口而出。連唱十聲則見十佛。師曰汝見佛者決得往生。時衆數千。有不見者。嗚呼自責。愈加精進。二十一年十月三日屬累道族。當於淨土起忻樂心。於閻浮提起厭離心。汝曹此時能見光明。眞我弟子。遂放異光數道而逝。郡人為建塔於臺巖。漢乾祐三年。天台韶國師勸人重修其塔。後人多指師為後善導云

法師延壽。字沖玄。總角誦法華經。五行俱下。六旬而畢。吳越錢氏時。為稅務專知。用官錢買魚鰕放生。事發當棄市。吳越王使人視之曰。色變則斬。不變則命之。已而色不變。遂貸命。因投四明翠巖禪師出家。衣

不繒纊食無重味復往參韶國師發明心要掌謂曰汝與元師有緣他日當大作佛事惜吾不及見耳初往天台智者巖九旬習定有鳥尺鷃（音晏玉篇鷃雀）巢于衣裓（古得反衣角也）後於國清行法華懺夜見神人持戟而入師訶之曰何得擅入對曰久積淨業方到此中夜半遶像見普賢前蓮華在手遂上智者巖作二鬮（音鳩音久手取）一曰一生禪定二曰誦經萬善莊嚴淨土乃冥心精禱得誦經萬善鬮乃至七度於是一意專修淨業振錫金華天柱峯誦經三載禪觀中見觀音以甘露灌其口遂獲辯才初演法於雪竇建隆元年（宋朝太祖受禪之年）忠懿王請住靈隱二年遷居永明（今淨慈）月課一百八事未嘗暫廢學者參問指心爲宗以悟爲則日暮往別峯行道念佛傍人聞螺貝天樂之聲忠懿王歎曰自古求西方者未有如此之専切也乃爲立西方香嚴殿以成其志居永明十五年弟子一千七百人常與衆授菩薩戒夜施鬼神食晝放生命皆悉回向莊嚴淨土時人號爲慈氏下生開寶八年二月二十六日晨起焚香告衆加趺而化賜號智覺禪師師道播海外高麗國王致書獻物叙弟子禮師以天台賢首慈恩三宗互有同異乃館其徒之知法者博閱義海更相質難師以心宗之衡以準平之又集大乘經論六十部兩土聖賢三百家之言證成唯心之旨爲

書百卷名曰宗鏡又述萬善同歸集指歸淨土尤得其要師既亡起塔山中有僧來自臨川曰我病中入冥得放還見殿室有僧像閻羅王自來頂拜我問此像何人主吏曰杭州壽禪師也聞已於西方上品受生王敬其人故此禮耳崇寧中追諡宗照禪師見本傳龍舒文臨安志

法師省常字造微姓顏氏錢唐人七歲厭俗十七具戒宋淳化中住南昭慶慕廬山之風謀結蓮社以西湖天下之勝遊乃樂嘉遁無量壽佛往生之仰止乃刻其像華嚴淨行品成聖之宗要乃刺血而書之於是易蓮社爲淨行之名士夫預會者皆稱淨行社弟子而王文正公旦爲之社首一時公卿伯牧三十餘年預此社者至一百二十三人其化成也若此比丘同志復千大衆有以見西湖之擬於廬山者無憾德矣孤山作白蓮社主碑以紀盛績翰林承旨宋白撰蓮社銘禪使孫何爲之記天禧四年正月十二日端坐念佛有頃厲聲唱云佛來也泊然而化衆見地色皆金移時方沒壽六十二弟子奉全身塔于烏窠禪師之壙側

蓮社十八賢

東林慧遠法師安法師門人

西林慧永法師安法師門人

慧持法師遠師弟安法師門人

道生法師羅什門人

曇順法師羅什門人

僧叡法師以下五人並遠師門人

曇恒法師
道昺法師
曇詵法師
道敬法師
覺明法師 梵僧佛馱邪舍
覺賢法師 梵僧佛馱跋陀
劉程之 以下六人並遠師門人
張野
周續之
張全
宗炳
雷次宗
蓮社百二十三人 錄其可見者三十七人
曇翼法師 以下五人有傳
曇邕法師
僧濟法師
慧恭法師
法安法師
法淨法師 以下五人見東林傳
法領法師
慧寶法師

慧要法師
僧澈法師
慧然法師 以下二人見廬山集
曇戒法師
道汎法師 以下二人見持師傳
曇蘭法師
法業法師 以下四人見跋陀羅傳
慧義法師
慧巖法師
慧觀法師
曇果法師 見邕師傳
元弼法師 見濟師傳
僧光法師 以下三人見恭師傳
慧堪法師
慧蘭法師
闕公則 有傳
畢穎之 見劉傳
孟懷玉 江州刺史 以下十一人並見廬山集
王喬之 臨賀太守
殷隱 晉安太守
毛脩之 黃門侍郎
殷蔚 主簿

王穆夜參軍　何孝之參軍

范悅之孝廉　張文逸處士

孟常侍二人失名　孟司馬

陸脩靜簡寂先生傳缺

不入社諸賢

陶潛彭澤令

范寧豫章太守　謝靈運康樂公

十八賢傳

東林法師見蓮社六祖傳

西林法師慧永河內潘氏年十二出家事沙門竺曇現初習禪於恒山與遠師同依安法師期結宇羅浮及遠師為安公所留師乃欲先度五嶺太元初至尋陽刺史陶範素挹道風乃留憩廬山舍宅為西林以奉師布衣蔬食清心克己容貌含笑語不傷物峯頂別立茅室時往禪思至其室者常聞異香因號香谷一虎同居人至輒驅去遠師來之龍泉循伊為立東林三十年影不出山師居西林亦如之常因法事至近邑還山薄暮烏橋營主醉騎馬當道遮師不聽去師以杖指馬馬驚走營主仆地師捧慰之遂還營主病往寺悔罪師曰非貧道意為禱之尋愈鎮南將軍何無忌鎮尋陽至虎溪請遠公及師遠公持名望從徒百餘高言華論舉止可觀師納衣半脛形定反膝骨背

領捉鉢松下飄然而至無忌謂衆曰永公清散之風乃多於遠師也師摽誠植願勤在安養義熈十年在衆忽斂衣求屣欲起衆驚問師曰佛來也言終而化異香七日方歇葬于寺之西南春秋八十三唐玄宗朝詔直建塔亭追謚覺寂大師實智之塔

法師慧持遠公同母弟也幼讀書一日所記常敵十日年十八與兄同事安公徧學衆經遊刃三藏及安公在襄陽遣遠公與師東下遂止廬山師形長八尺納衣垂膝徒屬三百師為上首豫章太守范寧請師講法華經阿毗曇論四方雲聚如瑯琊王珣與范寧書問遠持二公孰愈寧曰誠謂賢兄賢弟珣復書曰但令如弟誠未之有兄復賢邪羅什在關中遙相欽敬每致書通好隆安三年辭兄入蜀遠公留之曰人生愛聚汝獨樂離師曰滯情愛聚者本不應出家今既割欲求道正以西方為期耳即悵然而別至成都郫縣居龍淵寺大弘佛法升其堂者號登龍門義熈八年順寂春秋七十六臨終遺命務嚴律儀專心淨業以東閣經籍付道泓西閣法典付曇蘭以泓行業清敏蘭神悟天發並能條軌師蹤焉

法師道生魏氏鉅鹿人幼從竺法汰出家披對經誥一覽能誦年在志學便登講座吐納明辯雖宿望莫敢酬抗初依廬山常以入道之要慧解為本乃與僧

叡慧嚴慧觀等遊學長安從羅什受業關中僧徒咸
仰神悟寔喟然歎曰自經典東流譯人重阻多滯權
文鮮通圓義若忘筌得魚始可與言道矣於是校閲
眞俗精練空有研思因果乃立善不受報及頓悟成
佛義又著二諦論佛性當有論佛無淨土論應有緣
論並籠罩舊說妙有淵旨守文之徒嫌嫉競起師又
以法顯三藏所翻泥洹經本先至（六卷成文）經云除一闡
徒皆有佛性師云夫稟質二儀皆是涅槃正因闡提
含生之類何得獨無佛性蓋是經來未盡耳乃唱闡
提之人皆得成佛時大本未傳孤明先發舊學僧黨
以為背經遂顯大衆擯而遣之師正容誓曰若我所
說背經當見身癘疾若與實相不背願舍壽之日踞
師子座遂拂衣而行及後大經至聖行品云一闡提
人雖復斷善猶有佛性於是諸師皆為媿服師被擯
南還入虎丘山聚石為徒講涅槃經至闡提處則說
有佛性且曰如我所說契佛心否群石皆為點頭旬
日學衆雲集忽雷震青園佛殿有龍升天因改寺曰
龍光師於寺請罽賓律師譯沙弥塞律傳於世既而
辭衆復投廬山頂蓮社久之還都止青霞寺宋文帝
大會沙門親御地筵食至良久衆疑過中帝曰始可
中耳生乃曰白日麗天天言始中何得非中遂舉箸
而食一衆從之莫不歎其機辯時王弘范泰顔延之

並抱敬風歎相從問道元嘉十一年十一月庚子於廬山升座說法將畢衆見麈尾紛然墜地隱几而化宛若入定諸師聞之益信前誓有證此日葬于廬山之西阜初關中僧叡始注維摩詰經世咸翫味師乃更發深旨人服其妙所述維摩詰法華泥洹小品諸經皆有義疏時以師能推闡提得佛之義於是顯其頓悟不受報等論

法師曇順黃龍人幼出家承訓羅什講釋群經妙盡色空無著之旨什歎曰此子奇器也後來廬山同修淨業甯蠻校尉劉遵孝於江陵立寺要師經始盛弘念佛三昧之道宋元嘉二年別衆坐逝異香滿室

秋七十九

法師僧叡冀州人遊學諸方嘗行經蜀西界為人所掠使牧羊有商客異之疑是沙門及問以經義無不綜達即出金贖之後遊歷天竺諸國還至關中從羅什諮稟經義羅什翻法華經以竺法護本云天見人人見天什曰此言過質耳叡曰將非人天交接兩得相見什喜遂用其文久之來入廬山依遠公修淨業既而適京師止烏衣寺講說衆經聽者推服宋彭城王義康要入第受戒師曰禮聞來學王乃入寺祇奉戒法王以貂裘奉師常用敷坐王密令以錢三萬買之師曰此雖非所宜服然王之所施不可棄也王聞

益加敬謝靈運篤好佛理殊方俗音多所通解嘗以經中字音求證於師因為著十四音訓梵漢昭然元嘉十六年無疾告衆曰吾將行矣即面西合掌而亡衆見卧內一金蓮華倐爾而隱春秋八十五

法師曇恒河東人童孺依遠公出家年甫十三便能誦說內外典籍無不通貫德行清孤物情推服常有群鹿馴遶座隅自入廬山專志淨業義熙十四年端坐合掌厲聲念佛而化春秋七十二

法師道昞潁川人陳氏幼出家為遠公弟子該通經律兼明莊老志節孤峻言與行合念佛三昧究心無間義熙十四年豫章太守王虔入山謁敬請為山中主用繼遠公之席衆以道源法嗣咸知宗仰元嘉十二年集衆念佛就座而化春秋七十一

法師曇詵廣陵人幼從遠公出家勤修淨業兼善講說注維摩經行於世常著窮通論以明宿修述蓮社錄以記往生又能別識鳥獸毛色俊鈍之性洞曉草木枝幹甘苦之味妙盡其理人知其有密證云元嘉十七年集衆謂曰自建寺以來至此五十年吾之西行最在其後即加趺念佛百聲閉息遂絕春秋八十

法師道敬瑯琊王氏祖凝之刺江州遂從遠公出家年十七博通經論日記萬言毎歎戒律終身難全願淨六根但稟一戒以為得度之要遠公知其堅正許

之篤志念佛晝夜弗替遠公歸寂乃入若邪山宋永初元年謂衆曰先師見命吾其行矣即端坐唱佛而化衆見光明滿室彌時方滅春秋五十二

法師佛䭾耶舍（晋言覺明）罽賓國婆羅門種有沙門至其家乞食父本外道怒毆之遂手足攣躄（音壁拘足跛也）巫師謂曰坐犯賢聖即請此沙門悔過旬日乃瘳因令耶舍出家時年十三隨師行曠野與虎遇耶舍曰虎已飽必不傷人前行中道果見餘骸至十五誦經日至萬言以分衛廢業爲憂（晋言乞食梵語分衛）一羅漢來代乞食年十九誦經滿數百萬言性度簡傲不爲諸人重至二十猶爲沙彌復從舅氏學五明論世間法術（内外道皆有五明內五明者一聲明二醫方明三呪術明四工巧明五因明外五明者前四並同六是符印明）至沙勒國待遇隆厚既而羅什至乃從學阿毗曇論十誦律什隨母反龜茲師遂留止行化苻堅遣呂光伐龜茲執羅什師聞歎曰我與羅什未盡懷抱今忽羈虜相見何期後十年師東至龜茲盛弘法化羅什在姑臧遣信要之師恐國人止其行取清水以藥投之呪數十言與弟子洗足即夜便發比且行數百里追之不及問弟子何所覺耶答曰唯聞疾風流響兩目有淚師又呪水洗足乃止既達姑臧什已入長安聞姚主逼以妾媵歎曰羅什如好綿纈何可使入棘林羅什勸姚主遣使迎師既至別立省寺於逍遙

國四事供養一無所受時至分衛一食而已時羅什
譯出十誦經師更相徵決辭理方定師髭赤善解毗
婆沙論時人號赤髭論主秦弘始中譯出四分律（四十
四卷）長阿含經（二十二卷）義熙八年來廬山入社後辭還本
國自罽賓以虛空藏經一卷寄商客至涼州
法師佛馱跋陀羅（晉云覺賢）姓釋迦迦維羅衛國人甘露
飯王苗末也幼亡父母出家為沙彌年十六博學群
經深達禪律常與僧伽達多共遊罽賓達多閉戶禪
坐忽見師來云暫往兜率致敬彌勒言訖便隱後益
見其神變敬心祈問方知得不還果時姚秦沙門智
嚴至罽賓覩法衆清淨慨然東顧曰我諸同輩共志
真匠將何發悟即諮詢于衆孰能遂我所請流化東
土僉應之曰跋陀羅其人也嚴乃要師裹糧而行經
歷諸國至交趾附舶循海達于青州東萊郡鳩摩羅
什在長安即往從之秦太子泓請師於東宮集衆說
法與羅什論色空義師曰汝衹說得界中色空不說
得因中色空什問何謂師曰一微空故衆微空衆微
空故一微空一微空中無衆微衆微空中無一微徒
復數番羅什罔測秦主興供僧三千盛修人事而師
禪靜自守忽謂弟子曰吾見本國五舶俱發衆謂妄
言因共擯棄乃與弟子慧嚴慧觀四十餘人俱發至
廬山香谷茇舍而居（茇蒲曷反詩召伯所茇注草舍）時會蓮社遠公

謂師被擯過由門人懸記五舶於律無犯即遣弟子曇邕致書秦主為其解擯乃請師東林譯出禪數諸經自是江東始聞禪悅師志在遊化西適江陵持鉢分衛果見天竺五舶至此後還都立道場寺先是支法領於于闐得華嚴梵本三萬六千偈未經宣譯義熙十四年吳郡內史孟顗右衛將軍褚叔度請師為主譯與沙門法業慧義慧嚴慧觀等為筆授譯成六十卷有二青衣旦從池出灑掃研墨師先後譯出觀佛三昧經般泥洹經修行方便論及法顯所得大僧祇律凡十五部宋元嘉六年念佛而化塔于廬山北嶺

劉程之字仲思彭城人漢楚元王之後妙善老莊旁通百氏少孤事母以孝聞自負其才不上于時俗初解褐為府參軍謝安劉裕嘉其賢相推薦皆力辭性好佛理乃之廬山傾心自託遠公曰官祿巍巍欲何不為答曰君臣相疑吾何為之劉裕以其不屈乃旌其號曰遺民及雷次宗周續之宗炳張詮畢穎之等同來廬山遠公謂曰諸君之來豈宜忘淨土之遊乎程之乃鐫石為誓文以志其事（文見廬山集）遂於西林澗北別立禪坊養志安貧精研玄理兼持禁戒宗張等咸歎仰之嘗貽書關中與什肇揚搉經義著念佛三昧詩以見專念坐禪之意始涉半載即於定中見佛光

照地皆作金色。居十五年。於正念佛中見阿彌陀佛
玉毫光照垂手慰撫。程之曰。安得如來為我摩頂覆
我以衣。俄而佛為摩頂。引袈裟以披之。他日念佛又
見入七寶池。蓮青白。其水湛湛。有人項有圓光。胸出
卍字。（卍音萬是佛具萬德之相）指池水曰。八功德水。汝可飲之。程
之飲水甘美。及寤猶覺異香發於毛孔。乃自慰曰。吾
淨土之緣至矣。復請諸僧轉法華經。逾數百徧。後時廬
阜諸僧畢集。程之對像焚香再拜而祝曰。我以釋迦
遺教故。知有阿彌陀佛。此香先當供養釋迦牟尼如
來。次供阿彌陀佛。復次供妙法華經。所以得生淨土
由此經功德。願令一切有情俱生淨土。即與眾別。卧

牀上。面西合掌氣絕。敕子姪積土為墳。勿用棺槨。時
義熙六年也。春秋五十九。（廬山集載感應事迹甚詳）
張野字萊民。居尋陽柴桑。與淵明有昏姻契。野學兼
華梵。尤善屬文。性孝友。田宅悉推與弟。一味之甘。與
九族共。州舉秀才。南中郎府功曹。州治中。徵拜散騎
常侍。俱不就。入廬山依遠公。與劉雷同尚淨業。及遠
公卒。謝靈運為銘。野為序首。稱門人。世服其義。義熙
十四年。與家人別。入室端坐而逝。春秋六十九。
周續之字道祖。雁門人。交後過江。因居豫章。八歲喪母
哀戚過於成人。十二詣范甯受業。通五經五緯。時號十
經童子。養志閒居。窮研老易。公卿交辟。無所就。入廬

山事遠公預蓮社以為身不可遺餘累宜絶遂終身
不娶布衣蔬食劉毅鎮姑熟命為撫軍復辟太學博
士俱不就以嵆康高士傳得出處之正為之注釋宋武
帝北伐太子居守迎館安樂寺入講禮月餘復還山
江州太守劉柳薦于武帝辟太尉掾不就武帝踐祚召
至都開館東郭外乘輿行幸問禮經傲不可長與我
九齡射於矍圃三義辨析精異上甚說或問身為處士
時踐王廷何也答曰心馳魏闕者以江湖為桎梏情致
兩忘者市朝亦巖穴耳時號通隱先生續之素患風
痺不復堪講乃移病鍾山景平元年卒春秋六十七
張詮字秀碩野之族子也尚情高逸酷嗜墳典雖耕
鋤猶帶經不輟朝廷徵為散騎常侍不起庾悅以其
貧起為尋陽令笑曰古人以容膝為安若屈志就祿
何足為榮乃入廬山依遠公研窮釋典深有悟入宋
景平元年無疾西向念佛安卧而卒春秋六十五
宗炳字少文南陽人其母聰辯富於學識教授諸子
皆有成炳妙善琴書尤精玄理殷仲堪桓玄並以主
簿辟皆不就劉裕領荊州復辟為主簿答曰棲丘飲
谷三十年矣乃入廬山築室依遠公蓮社久之兄臧
為南平守逼與俱還江陵閒居絶俗劉裕辟太尉掾
不就二兄卒累甚衆頗營稼穡武帝敕南郡長時致
餼賚衡陽王義季在荊州親至其室炳角巾布衣引

見不拜王曰處先生以重祿可乎對曰祿加秋草時
過即腐宋受禪徵為太子舍人元嘉初徵為通直郎
太子建徵為中庶子並不應妻羅氏亦有高志羅氏
歿炳哀之過甚既而悲情頓釋謂沙門慧堅曰死生
之分未易可達三復至教方能遣哀雅好山水往必
忘歸西陟荊巫南登衡岳因結宇山中懷尚平之志
以疾還江陵歎曰老病俱至名山不可徧登唯澄懷
觀道臥以遊之凡所遊履皆圖之於室謂人曰撫琴
動操欲令衆山皆響宋元嘉二十四年卒春秋六十
九

雷次宗字仲倫豫章南昌人博學明詩禮入廬山預
蓮社立館東林之東元嘉十五年召至京師立學館
雞籠山置生徒百員除給事中不拜久之還南昌公
卿祖道以送與子姪書曰吾童稚之年已懷遠略弱
冠託廬山事釋和上遊道餐風二十餘載淵匠既傾
復與汝曹歸耕先壟山居谷飲忽忽復十年矣今未老
尚可厲志成西歸之律絜自今以往家務大小一勿
見關二十五年召拜散騎常侍不就復徵詣京師築
室鍾山謂之招隱館每自華林園入延賢堂為太子
諸王講禮經是年無疾而卒春秋六十三子肅之頗
傳素業官至豫章郡丞

十八賢傳始不著作者名疑自昔出於廬山耳熙

寧間嘉禾賢良陳令舉（舜俞）粗加刊正大觀初沙門
懷悟以事迹疏略復寫詳補今歷考廬山集高僧
傳及晉宋史依悟本再爲補治一事不遺自茲可
爲定本矣

百二十三人傳

曇翼餘杭人初入廬山依遠公後往關中見羅什東
還會稽入秦望山誦法華經十二年感普賢大士化
女子身披采服攜筠籠一白豕大蒜兩根至師前曰
妾入山采薇（上采服五采也綵俗下采薇采取也作採俗）日已斜豺狼縱
橫歸無生理敢託一宿師卻之力女復哀鳴不已遂
令居草牀上夜半號呼腹疼告師按摩師辭以持戒
不應手觸女號呼愈甚師乃以布裹錫杖遙爲案之
翌日女以采服化祥雲豕變白象蒜化雙蓮凌空而
上謂師曰我普賢菩薩特來相試郡太守孟顗聞于
朝勅建法華寺（今天衣寺）初餘杭山沙門法志常誦法華
有雉巢于菴側翔集座隅若聽受狀如是七年一日
忽憔悴志曰汝能聽經必生人道明旦雉殞即爲瘞
之夜夢童子拜曰因聽經得脫羽類今生山前王氏
後其家設齋志方踵門兒曰我和上來也志撫之曰
汝我雉兒也解衣視腋下有雉毳三莖七歲令入山
出家十六落髮以腋有毳因名曇翼

曇邕楊氏關中人形長八尺雄武過人南來廬山依

師遠公內外典籍無不綜習立茅屋於山西以自居
止有弟子曇果澄思禪門一夕夢山神求受戒法果
曰家師在此可往求之邑忽見一人著袷衣（音夾衣無絮）
風神端雅從者三十人來乞授戒師以果先夢知是
山神乃為說法授五戒畢神以外國二鋤為嚫禮謝
而去師後往荊州行化卒於竹林寺

僧濟入廬山問道精悟深要遠公歎曰紹隆大法其
在汝乎及在疾遠公以燭遺之曰汝可憑此建心安
養師執燭停想延僧諷淨土經至五更以燭授弟子
元弼隨僧行道頃之夢自秉一燭浮空而行見阿彌
陀佛接至於掌徧事諸佛須臾而覺喜曰吾以一夕

觀念便學援引明日復於空中見佛菩薩謂弼曰佛
來也即舉首西顧一息而終時方炎歊體三日不變
異香郁然

慧恭豫章豐城人與僧光慧堪慧蘭同志為學光等
學力不逮恭而於淨土繫想則過之蘭謂恭曰君雖
力學悖闇豈不知經云如聾奏音樂悅彼不自聞恭
曰學不可已孰能未死昧昧如癡哉後七年蘭等先
逝去時並有奇應又五年恭病且篤曰大道泊洄何
時可止死生去來吾何歸哉於是叩頭雨泣誓心安
養念不少間忽見無量壽佛以金臺前迎恭乘其上
見蘭等於臺上光明中而告之曰長老受生已居上

品。吾等不勝慰喜。但恨五濁淹延。相依之晩耳。葬於是日。告衆欣然奮迅而滅。時義熙十一年也。盧山集有慧道人臨終感應事

法安。初依遠公為弟子。妙善誦説。兼習禪業。律身持戒。為行尤精。義熙中。新陽邑社有暴虎。居神廟樹下。前後害民以百數。安遊其村。居民皆早閉門。乃之樹下禪坐。須臾虎負人至。見安驚喜跳伏。安乃為説法授戒。有頃而去。明旦居民見安。謂是神人。相率禮敬。因改神廟立寺宇。請安居之。左右田園並捨為寺業。嘗欲畫像。須銅青。慮不可致。忽夢一人跪牀前云。此下有銅鍾。寤即掘之。果得二鍾。取青成像。而以餘助

遠公歸佛後。不知所終。

闕公則。入廬山白蓮社。既逝。有同社人至洛陽白馬寺。夜中為公則修忌祭。忽一時林木殿宇皆作金色。空中有聲曰。我是闕公則。祈生極樂國。今已得生矣。言訖無所見。

陸脩靜。異與人也。為道士。置館廬山。時遠法師居東林。其處流泉匝寺下入於溪。每送客過此。輒有虎號鳴。因名虎溪。後送客未嘗過。獨陶淵明與脩靜至。語道契合。不覺過溪。因相與大笑。世傳為三笑圖。宋泰始三年。羽化於京師。賜諡簡寂。以故居為觀。雲笈七籤本傳 云元徽五年化

不入社諸賢傳

陶潜字淵明。一云字元亮。晉大司馬侃之曽孫。少懐高尚。著五柳先生傳以自況。時人以為實録。初為建威參軍。謂親朋曰。聊欲絃歌為三徑之資。執事者聞之以為彭澤令。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帯見之。潜歎曰。吾不能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郷里小人耶。解印去縣。乃賦歸去來。及宋受禪。自以晉世宰輔之後。恥復為身異代。居尋陽柴桑。與周續之劉遺民並不應辟命。世號尋陽三隠。嘗言夏月虚閑。高臥北窓之下。清風颯至。自謂羲皇上人。性不解音。畜素琴一張。絃徽不具。毎朋酒之會。則撫而和之曰。但識琴中趣。何勞絃上聲。嘗往來廬山。使一門生二兒舁籃輿以行。時遠法師與諸賢結蓮社。以書招淵明。淵明曰。若許飲則往。許之。遂造焉。忽攅眉而去。宋元嘉四年卒。世號靖節先生。

謝霊運祖玄有功晉室。霊運為康樂公主孫。襲封康樂公。文章為江左第一（應為江右。指金陵也）。嘗著木屐。上山則去前齒。下山則去後齒。嘗尋山陟嶺。必造幽峻。至廬山一見遠公。粛然心服。乃即寺築臺。翻涅槃經。鑿池植白蓮。時遠公諸賢同修淨土之業。因號白蓮社（或云為東西二池）。霊運嘗求入社。公以其心雜而止之。

范寧字武子。篤學多所通覽。時浮虚相扇。儒雅日替。

寗以其源始於王弼何晏二人之罪深於桀紂乃著論非之累遷中書侍郎朝廷疑議輒諮訪之出補豫章太守大設庠序起學臺功用弥廣刺史王凝之上言抵罪免官歸家遠公招之入社而寗竟不能往

廬山法師碑

法師諱慧遠本姓賈鴈門樓煩人弱而好學年十三隨舅令狐氏遊學許洛故少為書生二十一欲度江就范宣子于時王路尚鯁有志不遂於關右遇釋道安一面定敬以為真吾師也遂抽簪落髮求直道塲沙門曇翼毎資以燈燭之費安公曰道士誠知人法師藉曠劫之神明表今生之靈智道情深邃識敗淵微般若無生之津道行息心之觀妙理與高悟俱徹冥宗與深心等至安公歎曰使道流東國者其在遠乎太元初襄陽既沒振錫南遊考室廬阜結宇傾巖同契不命而景響闡道誓期於霜雪自以年至耳順足不越山栢氏以震主之威力為屈致法師確然貞固辭以老疾俄而制使沙門盡敬王者法師懼大法之將淪抗言萬乘玄知不可強俯而順焉既道漸中土名流遐域外國諸僧咸東向禮非大道深德廣焉能使顯默同歸異域致敬且新經未表晉邦律藏歷年莫正禪法甘露國所未聞實相宗本人有異說法師深存廣圓大援群生乃命弟子迎請禪師究尋

經本論歷葱嶺蹊越沙漠彌曠年稔並皆歸還既得
傳譯備盡法教是故心禪諸經出自廬山幾乎百巻
又以心本二無即色三家之談不窮妙實乃著法性
論理深辯婉獨拔懷抱羅什見論而歎曰漢人未見
新經便闇與理會若夫温心善誘發必遠言栖情林
嶺遊與能徹離復風雲屢由而無昭昧之情俯仰塵
化之域遊神無生之門所謂言斯可發行斯可樂矣
自枕石漱流始終一槃怙智交養三十餘載春秋八
十三命盡絶嶺遺言露骸松林同之草木達生訥朗
既於此矣古人云道存人亡法師之謂凡我門徒咸
風徽之緬邈傷語晤之永緘敢以淺見揚德金石其

曰九流迷眞三乘歸佛道往絶迹慈還接物孰是發
蒙昭我慧日攝亂以定閑邪以律妙法常存悠悠莫
往若人乘生皎皎遠賞鑒我鑒物知狹知廣息心空
谷訓徒幽壤秦皇雄威蔽理通情王孫偏解滯死達
生夫子之悟屢劫獨明仰高契峻俯深懷清惟清惟
峻岩隔迩絶惟高惟深志崇智潔昔在香積今也明
哲嗣之有人實隆廢歎捷度練數甘露流津律藏拂
敵法性增新凡厥希道日知好仁景薄命盡宗傾理
湮寒暑遞易悲欣皐壤秋逢四轉春鴻五響孫松獨
秀德音長往節有推遷情無遺想元聦二年春二月
朔康樂公謝靈運撰

廬山法師影堂碑

天之高哉日星垂其耀地之厚哉山岳鎮其維稟兩間之氣分五行之秀而得預稱於三才者其爲人道之最靈者乎至若邁德安域獻神慧境恢迦維之絶照掲甘露之玄津並名岳而求崇躡扶桑而不息則慧遠法師其人也法師鴈門樓煩人賈氏釋道安之門人英姿雅韻清行素節詳諸舊碑及張氏傳固以杳脱前秀鋪鑠令聞者矣灰心士骸而神機天發金口木舌而法音雷震無取無舍而律儀氷澈不生不滅而禅性獨如抱德陽和而浩類洗心潛靈淵照而遠方翹首修不共法而恒軫大悲熏般若智而寫諸梵行故能誘納衆善參法群疑萬流仰海而同歸一雨施物而咸潤誠所謂阿摩勒果實從中生分陀利華性非外染之爲義也自晉氏太元九年法師始飛錫南嶺先勝東林世更七代年垂四百流風遺澤逮于今而人知懷仰故虎溪爲釋氏龍門廬阜即搢紳闕里也皇唐貞元十有一年江州刺史馮翊嚴公士良秉明德以分符宣中和而述職上贊緝熙之化下臨撃壤之人以無爲爲政政克用乂巡撫外野指途中林敦往禅關式瞻遺像喟然歎曰斯名也寒暑不能易其芳斯德也江海無以臻其極彼瑣行纖節尚崇墳墓正位居室豈尊美若茲而寓形在壁乃與

寺之上首熙怡律師圖建勝宇用昭眞相旌美樹善
二謀同心說徒勤工成之匪日繡甍雲聳暉容景彰
覩至道者存妙像於鏡中味微言者得玄珠於意表
豈止慧義慵英姿而雨汗仲堪仰素風而心醉哉故
非夫遠公之至德不能譚聖文服秀民非夫嚴公之
激識不能立清祀揚妙範篆芳金石敬贊一𦶜乃爲
之銘曰粹靈純綸寔惟至人含德摘耀身陽發春道
光海域幽邈岳濱六髦稟教八士辯巾緣徂物謝[illegible]
留事往百億神遊悄沙化廣昭昭遐軌冷冷未墜[illegible]
日凝暉白雲翹想曠哉明牧仰味芳風思覩遺像求
之列壩爰建模宇式是道宗旌休垂美地廣山崇唐

大中八年七月望日隴西李演撰三綱徒衆立
東林影堂六事
法師事迹誠多矣學者鮮能發其義使世不昭昭知
先賢之德予竊閔之了讀高僧傳蓮社記及九江新
舊録最愛法師六事謂可以勸也乃引而釋之列之
影堂以示來者陸脩靜異教者而與語必過溪是不
以人而棄其言也陶淵明酒于酒而招之令入社蓋
簡小節而取其達也跋陁高僧異說被擯而反延譽
之蓋重有道而矯嫉賢也謝靈運以心雜不取而果
歿於刑蓋識其器而知其終也盧循欲叛而執手求
舊蓋自信於義也桓玄振威而抗對不屈蓋自固於

節也凡人之情莫不畏威而苟合忘義而避嫌好名而貽實黨勢而欺孤飾行而惡累自是而非人孰有道爲世師肯進異學之人乎孰有德爲人尊皆交醉郷之徒乎孰有自屈己學禮於逐之容而推其爲大賢乎孰有發明風鑒拒盛名之士而識其不合終乎孰有不避禍患睚眦故舊而信其義乎（信伸同 自信同）孰有不懼威武抗僭逆而全其節乎此故法師德量宏太獨出於古今之人者矣若其扶荷至教張皇聖道垂裕於天人之際者非蒙所能盡之其聖與其賢與偉乎哉大塊噫氣六合生風公之大名也遊龍翔鳳下拜巢許公之高道也四海秋色神山中聳公之風儀也白雲冊鑿玉樹瀠卓公之捿處也蒙後公而生雖慕且恨敬瞻遺像超然遐思願以斃文書于屋壁大宋慶歴元年仲春鐔津沙門契嵩書

淨土立教志第一

淨土立教志第二　佛祖統紀卷二十八

大宋景定四明東湖沙門　志磐　撰

往生高僧傳

宋水興守眞法師
宋寶雲義通法師
宋慈雲遵式法師
宋神照本如法師
宋淨慧思義法師
宋淨住從雅法師
宋慈行智深法師
宋樝菴有嚴法師
宋桐江擇瑛法師
宋一行宗利法師
宋憲章仲閔法師

宋慈光晤恩法師
宋法智知禮法師
宋興國有基法師
宋廣慈慧才法師
宋辯才元淨法師
宋仙潭若愚法師 刊章法師門
宋神悟處謙法師
宋明智中立法師
宋淨住思照法師
宋慧覺齊玉法師
宋雪川鎣珂法師

宋超果靈照法師
宋淨慈宗本禪師
宋靈芝元照律師
宋長蘆宗賾禪師
宋靈芝思敏律師
宋化度法持律師
宋七寶用欽律師
宋錢唐惟濕法師
宋淨光沖益法師
宋阮社怖湛法師
宋法安太微法師

宋四明可久法師 開元法華文
宋大通善本禪師
宋會稽道言律師
宋化城惟月律師
宋明變行詵律師
宋延壽慧亨律師
宋會稽妙生律師
宋報恩仲明法師
宋雷峯法宗法師
宋淨住曇懿法師
宋法安思聰法師

宋木訥了義首座　宋貧聖慧誠法師
宋南祖祖南法師　宋廣壽法因法師
宋智涌了然法師　宋真教智仙法師
宋北關思淨法師 俞陀彌　宋假名如湛法師
宋西山思愆法師　宋寂光淨觀法師
宋法慧利先法師　宋普靜師安法師 弘、嚴華
宋覺華如寶法師　宋永壽顯超法師
宋千步有開法師　宋興福道生法師
宋嘉會若觀法師　宋龍泉靈異法師
宋祇園智印法師　宋湖心元肇律師 四明
宋隆樂戒度律師　宋圓辯道琛法師 四明

宋牧菴有朋法師　宋慈室妙雲法師 四明
宋雪溪晞顏首座 四明　宋南湖了宣行人
宋南湖善榮行人　宋明心祖燁法師
宋塔山如鑑法師　宋福源祖新法師

往生高僧傳

慧度晉末居廬山見遠公德業之盛歎曰吾人也彼人也乃之山陰嘉祥寺聚徒講經謂衆曰願乘論導用奉彌陀後五年知時已至乃曰華開見佛即其時矣其夕有尼淨嚴假寐之頃見觀音勢至與百千衆從空而下嚴問大士何所之曰嘉祥迎度公耳度亦預感勝相以告弟子奄然長往異香經旬不歇

曇鑑宋時居江陵定中感佛以水灑面曰滌汝塵垢清汝心念一夕念佛步廊及旦趺坐而化同時江陵道海淮南曇泓東萊道廣弘農道光臨終皆見金臺來迎之相

曇弘南適交趾誦觀經不記數於山崦聚薪焚身得舍利數百人見弘身金色乘金鹿向至去

慧進齊永明初於揚州高座寺發願誦法華用嚴淨土執卷病生乃復造經百部以悔宿障部帙既滿病亦隨愈聞空中聲曰汝事已辦汝願已遂欲生淨土非汝而誰一日無病念佛而化

法珍梁天監中寓盧山慕遠法師標心淨土異時夢中見千人舟艤浮海問何往曰適安養國珍曰願得隨往答曰一日之修功超永劫子未誦彌陀經未曾浴僧何可求往珍乃大設沐浴專誦彌陀經後二年有捧銀臺至者曰以法師之功當得金臺奈何始心猶豫故止此耳珍曰苟見佛之基有漸矣必金臺後亡之夕所居山崖烈火千炬鄉民大驚旦則知珍遷化

曇鸞初為術學就陶隱居得仙經還洛下遇菩提流支問曰佛道有長生乎支笑曰長生不死吾佛道也即授以觀經曰能解此則三界無復生六道無復轉師承其語遂焚毀仙經晝夜專誦觀經修三福業觀

想九品。比魏主嘉之號神鸞敕住汾州玄中寺。一夕正持誦見梵僧入室謂曰吾龍樹也以汝有淨土之念故來見汝鸞曰何以教我僧曰已去不可及未來未可追見在之何在白駒難與回言訖不見鸞即令弟子向音唱佛西向瞑目而化

慧光北齊時居洛陽著華嚴涅槃十地等疏妙盡權實之旨一日有疾見天衆來迎光曰我所願歸安養耳已而淨土化佛充滿虛空光曰唯願我佛攝受遂我本願即彈指謦欬言氣俱盡

法琳晉原人常誦觀經輙見一僧大身在前北齊建武二年感疾見寶樹下一佛二大士像坐蓮華上

大慰喜夜半聞鐘聲衆就視之即席而化

僧柔學方等諸經齋文宣詔至鄴下柔唯以淨業爲懷亡之日見化佛千數室內外聞異香西望敬禮即時遷神

慧命北周長沙人年十五誦法華纔七日終一部與法音爲淨土友一夕攜手月下相顧笑曰時至不行爲貪生西方有期喜其去矣音曰寧不俟我十日命竪兩指曰過此不可也越二日果終衆見天人下降奇香異樂或唱善哉後十日音亦亡祥瑞悉與命同

僧崖北周益州多寶寺發心燒五指萬人擁觀謂弟子曰我去後好共養病患醜陋人此皆佛菩薩權化

也坐亡之時衆見寶華紛紛師披納執錫口唱佛號
與數十僧乘空西去
智舜入盧山謁遠公修淨業講觀經才終即示病見
鸚鵡孔雀念佛念法皆微妙聲告弟子曰我今日往
生矣既而果遷化時隋大業初
智通隋河東人常誦先賢讃佛偈三十首每六時對
像引聲高唱委曲淒切聞者悲之大業七年與門人
頂蓋同聖念佛忽見光明勝異寶幢華幔謂蓋曰吾
生淨土克在今夕即坐亡于懺堂衆見樓閣千重排
空而去猶雲霧然
眞慧隋大業初居蒲坂麻谷餌黄精絶粒築淨地設
四柱寶幢以奉二聖每依像作觀挺身整念必肅肅
然一夕謂弟子曰今見蓮華載開載合將承吾足頃
之聞鐘天香西來異光驟發已而慧亡
慧思陳時來居南岳專誦法華嘗夢阿彌陀佛彌勒
佛與之說法夏竟受歲豁然大悟法華三昧所未聞
經不疑自解後將順世即集門學連日說法端坐唱
佛來也即合掌而逝
智顗居天台初往大蘇山禮思禪師思曰昔日靈山
同聽法華宿縁所追今復來矣乃授法華三昧三七
日法誦經至是眞精進是名眞法供養如來豁然見
靈山一席儼然未散後於石城石像前將示寂令唱

無量壽佛及觀經首題合掌讃曰四十八願莊嚴淨土華池寶樹易往無人火車相現一念改悔尚得往生況戒定熏修行道力故實不唐捐又曰吾諸師友侍從觀音皆來迎我言訖加趺唱三寶名如入三昧

慧成居枝江誦阿彌陀經修西方觀三十年常坐不臥每入定見淨土蓮臺寶樹臨終之夕人有夢成乗蓮華上隱隱西没

慧命天台仙城人臨終誡門人精進淨行衆忽見阿彌陀佛領衆來迎師隨佛後向西而去

灌頂章安人臨終示疾室有異香因誡誨弟子畢忽起合掌稱阿彌陀佛二大士名奄然而化

法喜常行方等禮懺有一雉來責命神人斥之曰法師當往生淨土豈償汝命後於病中發願以一生所修行業回向淨土至心念佛即見佛菩薩衆來迎端坐而化

等觀居天台常誦法華一夕澡浴面西趺坐念佛菩薩及智者名復說三觀法門言畢而終

法俊住碧澗寺行法華三昧即獲悟入示滅之日仙樂盈空天香亘野衆見凌空西向而去

道喻居開覺寺念阿彌陀佛日夜不廢造其像僅三寸後於定中見佛謂曰汝造我像何小喻曰心大即大心小即小言訖見像身徧滿虛空告曰汝且回本

國香湯沐浴明星出時我來迎汝至時感化佛來迎
光明滿室
壽洪汾陽人常念往西方將亡見兜率天童子來迎
師曰我心期西往不生天上即令衆念佛遽云佛從
西來矣言訖而化
法智居國清寺一心念佛常感觀音勢至來下光映
其身謂所親曰吾生淨土有日矣誰能具食餞我衆
爲具之食訖無他異衆疑其悔宿房以候之夜未央
忽安坐牀上念佛而化有金光自西來江上漁人誤
謂天曉（已上並僧傳）
善曹博野人勤篤淨業常見佛大士像放光照身一
夕疾中假起合掌祝曰佛以四十八願攝我有情必
冀此時如佛本願已而告衆曰佛光照我所願無矣
言訖而亡
法祥住揚都大興國寺三十年修安養之業凡有饒
益必用回向因在疾弟子聞師稱佛聲甚厲又見房
西壁有光若鏡現淨土境相頻伽鼓翼翔倏然而化
明瞻晚歲克志安養或譏其遲暮瞻曰十念功成猶
得見佛吾何慮焉後因疾於興善寺具齋別道俗時
僕射房元齡杜如晦皆會焉日過午整威儀遽曰佛
來矣二大士亦至竦身合掌而化
道綽入壁谷玄中寺曇鸞之舊居也專志念佛日以

七萬餘爲度勸并汾人念佛或以豆記所度者及萬
斛四月八日集道俗爲如來生朝慶會俄見鸞空中
乘七寶船謂綽曰汝淨土堂宇已成衆復見化佛菩
薩飄飄在空拚忻作歎異同志道撫者每相見必指
淨土爲會綽亡三日撫聞之曰吾常期先行今乃在
後吾加一息之功見佛可追矣即於像前叩頭陳露
退就其座而化

道昻平時修淨土業一日升高座誡飾徒衆遽揖曰
彼天衆何雜沓而來天道由來非所願若淨土相迎
即聞命矣因瞑目久之曰阿彌陀佛光明照我諸化
菩薩又來會此於是捧鑪叩首陳變忽鑪墜而化

智琰居武丘集僧俗修淨業觀想每月一集五百餘
人後於病中見梵僧手執寶瓶前謂之曰吾無邊光
也卻後淨土所稱功德寶王乃我爾琰與寺衆論曰
無邊光勢至大士功德寶王其成佛之號也我其西
歸乎其夕竟亡

神素居蒲州講阿毗曇成實論願早登安養後病中
令弟子讀觀經靜坐而聽既畢唱佛大士號始終歎
善至中夜安坐而化

功迥淩儀人行普賢懺身不山倚者三十年一日普賢
來乘六牙象地皆銀色晩年專講法華每至藥草喩
品天輙降雨又撰佛地論疏願回所諮之益得生淨

土蹠成五色異光照其室迴曰得於此時乘光見佛願足矣乃繫念西想不食而化

惟岸并州人常修十六觀門曾因出龕見觀音勢至現於空中岸頂禮雨淚曰幸由肉眼得觀聖容所恨世無傳焉倏有二人稱善畫聖相既就人亦俱失乃謂弟子曰吾西行其時也有從我者乎一小童曰惟師之命即往白父母歸寺沐浴至像前趺坐而化岸撫其背曰汝何先吾而行即令弟子助聲念佛仰目逝顏寂然無聲

法持江寧人見黃梅忍禪師悟心要繼牛頭祖位常[illegible]淨土俯仰不違將終戒弟子[illegible]食我血肉起淨土因弟子如其旨見狐狸數十西來遶山嘷出異光以燭其室

慧日汎舶南海至天竺諸國訪善知識問何國何方有樂無苦何法何行速得見佛天竺三藏皆讚淨土日聞喜躍至健陁羅國山有觀音像祈請者或現身日絕食七日畢命為請七日之夜觀音於空中現紫金相長丈餘手摩日頂曰汝欲傳法利人又願生極樂國當知汝志開元七年東歸達長安進佛真容梵夾帝旌其德賜號慈愍三藏著淨土文行於世天寶七年將終見蓮華在前狀如日輪

雄俊成都人善講說得財幣必非法而用又罷僧入

軍尋因逃難復入僧中衆多畏避之後聞經云十念佛滅八十億劫重罪喜曰頼有此耳自後當造非口輒念佛然若存而亡猶伶倫之爲戲一夕暴亡冥王曰誤追汝也然汝積惡多矣宜略經塗炭即令牛頭驅入地獄後大呼曰十念阿彌陀佛能滅八十億劫重罪況我未蘇五逆十惡文多念佛豈當至此獄卒不敢陵逼即以其語報王王召至謂曰汝念佛本無深信可且回世上更厲初心後屢以語人時謂之地獄漏網後乃入西山專意念佛後四年同輩訪之俊喜曰汝見親知當言雄俊以念佛力得生淨土毋以爲地獄漏網人也語頃即坐脫

僧衛并州人初念慈氏期生內院年九十遇綽禪師聞淨土之法遂回心焉早暮禮佛千拜念佛萬聲三年有疾謂弟子曰阿彌陀佛授我香衣觀音勢至示我寶手吾其去矣飯終七日異香不散時啓芳圓果二師自譬斯事乃於悟眞寺觀音像前折楊枝置像手誓曰芳等若於淨土有緣當使七日不萎至期枝益茂芳果慶抃晝夜觀念不捨數月忽覺臨七寶池入大寶帳見佛及二大士坐寶華臺光明煇映芳果前作禮佛告之曰汝念我名皆生我國又見寶樹珠網有梵僧御寶車中謂曰吾法藏也故來迎汝芳果忽覺乘車前邁又聞釋迦佛文殊菩薩以梵音聲稱

讃淨土寶殿之中有寶階三道第一道純是白衣第二道僧俗相半第三道唯是僧輩佛指謂芳曰此皆閻浮提念佛之人得生此土也後五日二人無病忽聞鐘聲芳果曰鐘聲我輩事也當時俱即化去

辨才襄陽人潜修淨土之業二十年未嘗說與講戒任公善謂之曰才必生淨土期在十年後令弟子報任公曰向所期已及矣任公及門才曰吾其去矣趺坐而化衆聞仙樂西來異香散滿

自覺居平山重禧院爲鬼神講說者三年屢有祥感嘗發四十八願因觀音大悲接見阿彌陀佛乃率衆造銅鑄大悲像四十九尺俯伏像前陳其[illegible]曰[illegible]相已就梵宇已成願承聖力卑登安養夜中忽見金色祥光二道佛及菩薩左右隨之佛垂手接覺首曰守願勿易利物爲先寶池生處終當如願後十一年見天神雲中出半身謂之曰安養之期已至即於像前加趺而化

懷玉丹丘人觀想淨土垂四十年日課佛名五萬誦淨土諸經遍三百萬一日見西方聖衆有擎銀臺而至師曰如我本望必得金臺言發而臺隱師彌加精苦三七日後向人復來曰法師已得上品生忽異光照室越三日書偈曰清淨皎潔無塵垢蓮華化生爲父母我經十劫修道來出示閻浮厭衆苦一生苦行

超十劫來離娑婆歸淨土弟子見佛菩薩共御金臺西下迎玉而去

齊翰居武丘入流水念佛道場一念之頃即見淨土境相忽作歌曰流水動兮波漣漪芙蕖輝映兮寶光隨乗光西邁兮偕者誰初師十年在疾弟子問曰和上舎生何乃抱病師曰必謝之軀雖聖未免即回瞻聖像而亡

神皓於吳郡結道俗為西方社有不能遣塵累者引退之時以為擲樝林中常才自枯後示疾謂弟子曰淨土聖相已現吾今夕必往生乃澡身易衣端坐而化香氣滿室

飛錫西河人夏月在草閣餧蚊念阿彌陀佛二十許年飲食行坐志在安養忽於病中見化佛光照其身次日謂侍者曰吾適瞑目正在淨土諸上善人散華召我乃整衣西向而終

大行入泰山行普賢懺三年感大士現身晚歲入藏室陳意隨手取卷得彌陀經乃日夜誦詠至三七日觀流離地上佛及二大士現身其前僖宗聞其事詔入内賜號常精進菩薩封開國公後一年流離地復現即日右脇而終異香旬不散肉體不壞

惟恭荊州人常事酒博[illegible]暇則誦經祈生安養同寺靈巋跡頗類之荊人嘲之曰靈巋作盡業惟恭繼其

跡地獄千萬重眞莫厭排頭入柰聞之曰我佛閔我造
惡接我塗炭豈有地獄之入一月恭病歸出寺有所
徃逢少年七人手執樂器如寺之樂佛狀曰我來自
西方惟恭上人寺何往歸指之即於懷出金經取蓮
華旋拳漸開業葉出異光望寺而歸歸大驚不敢回
顧次月回寺則恭已夕亡歸因感悟卒守名節為高
德云

善道臨淄人入大藏信手探卷得觀無量壽佛經乃
專修十六妙觀及往廬山觀遠公道蹤豁然増思後
遊跡終南修般舟三昧數載觀寶閣瑤池宛然在目
又至晉陽從綽禪師授無量壽經入定七月綽請觀
所生處道報曰師當懺悔三罪方可往生師嘗安佛
像在簷牖下自處深房此一罪也當於佛前懺悔又嘗
役使出家人此二罪也當於四方僧前懺悔又因造屋
多損蟲命此三罪也當於一切衆生前懺悔靜思往
咎洗心悔謝久之道因定出謂綽曰師罪滅矣後有
白光來照之時是往生相也道行化京師歸者如市
忽微疾即掩室怡然而逝異香天樂向西而隱

寶相居長安六時禮懺者三十年夜誦彌陀經七過
佛號六萬聲後忽見佛大士衆自西來迎囑諸徒曰
念佛爲業西方相待

智欽專習禪業又禮一萬五千佛名一百徧後於鄭

州阿育王塔所燒。願生淨土。弟子僧護夜半見
庭前光照異常。因問何人秉炬。几三門空中聲云來
迎欽禪師耳。護急推窻觀之。即見佛身光明。旛華寶
蓋騰空飛下。欽應時化去
法順杜氏。每遊歷郡國。勸念阿彌陀佛。著五悔文。讚
詠淨土。弟子至五臺山。見老人謂曰。文殊今住終南山。
杜順和上是也。歸則順亡
懷感居長安千福寺。念佛三年見佛金色玉毫。得入
三昧。乃製決疑論七卷。臨終見佛來迎。合掌而化
德美。於會昌寺西院。造懺悔堂。年別般舟一夏不坐
臥。止口過三年不言。或行不輕遍禮七衆。或節食[illegible]

四分除已。或去世想專念西方。口誦彌陀。終于命竟。
後於一時入室。稱佛倏然而化 已上並唐時
志通遊天台。見智者淨土儀。欣然會心。常至招手巖。
因陳大願。念阿彌陀佛四十八願。誦已投身巖下。若
有神人捧之于樹。乃復整心。登巖曰。餘生可厭。大願
已發。惟海衆菩薩同相接引。再投而下。適在蒙茸草
上。又之復雞寺。舉身歸心無損。後遊越之法華山。
一夕見白鶴孔雀行列西下。蓮華開合。光相現前。乃
起禮佛。趺坐而化 右晉
紹巖居錢唐湖心寺。專誦法華。期滿萬部得生淨土。
一旦有蓮華生于陸地。巖誓焚身供養西方三聖。吳

越王假力勸止之又往投身曹娥江中如有物扶其
足漁者救之得不溺吳越王於寶塔寺建淨土院以
居之一旦見蓮華光照其身越三日依然坐化

守真永興人誦起信論法界觀常於中夜輪結無量
壽佛往生秘密印至天將曉自覺身登淨土舉目見
佛自俯從像前念曰四十八願能度我者乃持香華
入殿供養就座而化

居恩錢塘人住慈光講法華諸經後於井中見白光
出乃絕食念佛越三日見梵僧捧鑪三遶之曰吾灌
頂也以汝所修同我之志故從淨土來迎汝日恩升
座說止觀指歸即座面西而化衆聞空中絲竹之音

依佛西去

義通高麗人居四明寶雲敷揚教觀幾二十年常呼
人爲鄉人有問其故曰吾以淨土爲故鄉諸人皆當
往生皆吾鄉中人也後右脇念佛而化

知禮號法智居南湖述妙宗鈔釋天台觀經疏大敷
觀心觀佛之旨曾於每歲二月望日建念佛施戒會
動逾萬人又撰融心解明一心三觀顯四淨土之義
後於歲旦建光明懺至五日召大衆說法驟稱佛號
數百聲奄然坐逝

遵式初居天台東山徧行四種三昧後住四明寶雲
結緇素專修淨業作誓生西方記又居天竺靈山於

寺東建日觀菴爲送想西方之法依無量壽經述往
生淨土懺儀爲杭守馬亮述淨土行願法門往生略
傳後居草堂示疾弟子問所歸對以寂光淨土至夜
奄然坐逝

有基學于寶雲住太平興國寺一日示疾爲弟子廣
談圓旨衆忽見西方現光空中奏樂師曰阿彌陀佛
與二大士親至于此即右脇西向而化門人夢阿彌
陀佛授記爲超壯如來或夢師坐青蓮華執如意對
佛說法者法智歎曰卧病談玄臨終見佛是可敬也

本如號神照住東山承天三十年誦經之餘集百人
修法華懺一年與郡守章郇公結白蓮社一日升座
說法與衆訣別江上漁人見雲端有僧西去明年啓
塔尊容如生有蓮華產于塔前

慧才號廣慈晚居雷峯塔課佛不輟忽夢入一處若
宮室者人告之曰淨土中品是汝所生復見一殿勝
麗殊絕人曰上品之生以待淨慈本禪師也才臨終
果書偈面西趺坐而化

思義號淨慧住靈山二十三年退居草堂一日別衆
而逝衆念誦久之忽復省曰適隨觀音大士行見金
色沙門長身垂臂謂我曰汝報緣未盡過七日當還
迎至期趺坐而化瘞龕之日有赤雲垂布向西而沒

元淨號辯才住上竺謝去居南山龍井燓指供佛左

三右二事修淨土觀臨終告其友道潛曰吾西方業成後七日去矣至期右脇吉祥而逝

從雅學于天竺海月誦法華經五藏彌陀經十藏金剛經四藏每字三拜禮法華三遍自餘誦經禮拜無虚日嘗生安養主客楊傑述安樂國讃三十首以贈之（此文並用天台十疑論中之義）後於四月八日面西趺坐而化空中奏樂室内聞香

若愚居雲川仙潭學于辯才歸覺海建無量壽閣勸道俗四季開會念佛凡三十年將順世夢神人告曰汝同學則章得普賢行願三昧已生淨土彼正待汝師乃沐浴更衣命衆誦十六觀經端坐默聽畢忽云淨土現前吾當行矣遂書偈而化本是無家可得歸雲邊有路許誰知溪光搖落西山月正是仙潭夢斷時又於半月前書一頌云空裏千華羅網夢中七寶蓮華池踏得西歸路穩更無一點狐疑

智深號慈行學于海月歸嘉禾開長堂共二十年專志念佛常以淨業化人得往生顯驗者甚衆一日示疾客至問安談論如常時客方出門師即遷化人見紫雲向西而沒

處謙繼神照住白蓮一夕會弟子設香華諷普賢觀經阿彌陀經端坐稱讃淨土功德復告衆曰吾得無生日用有年矣今以無生而生淨土如入禪定奄然

而化

有嚴受業天台靈鷲依神照傳教晩居擅菴專事淨業作懷安養故郷詩四篇爲時所傳居山十年夢池中大蓮華天樂四列乃作餞歸淨土詩後七日加趺而化塔上有光如月三夕乃隱

中立號明智居南湖常以淨業誘人其徒介然創十六觀堂爲東州之冠實師勉之也一夕謂侍者曰今聞異香吾意甚適即召觀堂行人俱集合笑言曰吾往生期至即面西坐逝

擇瑛桐江人依經論辨專雜 修以示往生之易又述淨土修證儀二卷行於世今人稱阿彌陀佛眞金色一偈即師所撰也一夕有疾面西凭几念佛而化

思照受業錢唐淨住刺血書法華經一字一禮如是十過誦十六觀經五藏彌陀經十藏法華一千部唱禮華嚴梵網淨土七經等凡二百七十卷每夜四更即起念佛懈怠之人聞聲悚愧又於月二十三日率道俗繋念三聖常及千衆終師之世九三十年一夕語其徒曰夜夢佛金身丈六豈非往生有兆乎乃日請七僧以助念佛至七日脱漏身合掌厲聲念佛趺坐結印而化

宗利受業會稽天華修法華懺三載夢亡母謝曰荷汝懺功已生善道期滿見普賢從空而過復謁大智

律師增受戒法忽夢律師吐白珠令吞之嘗神遊淨
土見寶池蓮華行樹之相尋詣新城碧沼修念佛三
昧者十年後入道味山築菴名一相越十五年謂弟
子曰吾見白蓮華徧滿空中三日復曰佛來矣即書
偈曰吾年九十頭雪白世上應無百年客一相道人
歸去來金莖坐斷乾坤窄奄然而化

齊玉號慧覺初於霅川寶藏建淨土會念佛者如蟻
之衆後住上竺夜半頂彌陀像行道念佛一日謂其
空曰昨前多寶塔現非吾願也所欲見則阿彌陀佛
也可為我集僧念佛座鳴鐘繫念將百餘人頃之曰
今已見佛即瞑目端坐而逝

仲閔所著教義號遠章集三備人受業於祥符[illegible]
子座見銀臺西方而至師曰吾一生解第一義誓取
金臺今乃若此即座而化

瑩珂受業霅川瑹山徧參教席禪門以疾歸受業酒
炙無所擇竊念戒業有闕恐從流轉令同住取戒珠
師所編淨土往生傳對衆讀之凡讀一傳為一首肯
既而擇一室面西設禪椅不食念佛三日夢佛大士
謂之曰汝尚有壽十年且當自勉珂白佛曰設有百
年閻浮濁惡易失正念所願早升安養承事衆聖佛
曰汝志若此後三日當來迎至期令衆誦彌陀經師
曰佛大衆皆至矣遂寂然而化

靈照。住華亭超果。每歲開淨土會七日。道俗嘗二萬人。夢中見三聖跪問之曰。靈照一生期生安養可果願不。觀音指之曰。淨土不遠。有願即生。一日臥疾謂侍者曰。吾往生有期矣。即面西趺坐而化

可久。居四明開元。常誦法華。因坐化。三日復甦。語淨土事。與十六觀境不異。見蓮華臺皆標合生者姓名一紫金臺標云。大宋成都廣教院熏法華當生此中次一金臺云。明州久法華生此。又一金臺云。明州孫十二居士合生此中。又銀臺標云。明州徐道姑當生此中。語訖復逝。五年徐道姑亡。異香滿室。二十年孫居士化。天樂盈空。感一郡人皆來送葬

宗本初參天衣懷禪師有契悟。後住淨慈。奉詔入住東京慧林。召對延和殿。密修淨土之業。臨終安坐而逝。雷峯才法師神遊淨土。見一殿殊麗。人曰以待淨慈本禪師。又資福義師。至慧林禮足施金而去。人詰之。答曰。吾定中見金蓮華。人言以俟慧林本禪師。又小蓮華無數。擁是以待受度人。或有萎者云是退墮之人也

善本。試華嚴經得度。自淨慈詔住法雲。賜號大通。後歸杭州象塢。專修淨業。有僧定中見方丈彌陁佛示金色身。一日告門人曰。止有三日在。至期趺坐面西而化

元照住靈芝弘律學尤屬意淨業一日會弟子[illegible]經及普賢行願品加趺而化西湖漁人皆聞空中樂聲

道言會稽人靈芝之高第專修淨業臨終數日前見二神人長丈餘報言何不繫念於是大集道俗念佛三晝夜將畢自升座說法爲衆懺悔至曉即座而化

宗賾住長蘆作蓮華勝會錄勸人預名念佛忽夢白衣士謂曰欲入公彌陀會師秉筆問其名曰普慧[illegible]已復云家兄亦告上名問何名曰普賢言訖遂隱師以聖賢幽贊乃更以二大士居其首師述勸修淨土頌有云三界炎炎如火聚道人未是安身處[illegible]亥待多時救拾身心好歸去自想心存望聖儀直須念念勿生疑他年淨土華開處記取娑婆念佛時此頌最在人口（蓮華勝會錄文及淨土頌並見所書龕征集）千住普會時迎母居方丈東室勸念佛臨終前一日師夢母謂曰我見尼師十餘人來召師曰此往生之祥也

惟月居諸暨化城明律學修淨業一日有異僧來迎後二日微疾急呼同住道寧曰今見阿彌陀佛可高八尺駐立空中言訖而化

思敏依靈芝增受戒法專心淨業二十年一日偶疾請衆諷觀經者半月三日見化佛滿室臨終念佛聲出衆外酷暑留龕七日不變異香郁然

行誦四分戒本三日通徹學律于大智住明慶二十年偶寢疾即設像合徒繫念數日忽起索三衣自唱彌陀經厲聲念佛加趺而化

法持居化度寺修彌陀懺三年燼二指增受戒法造西方三聖像誦觀經彌陀經如意輪咒願促閻浮之壽登生安樂之邦一日小疾哭慟懇告願垂接引念佛之聲聞於百步忽見佛身丈六立于池上即自言曰我已得中品生端坐面西而化

慧亨居武林延壽號清照依靈芝習律專修淨業發六十年每接對賓朋必以念佛為勸建寶閣立三聖像最攝殊特貴官江自任每敬師忽夢寶座從空而下云是清照律師當升此座社友孫居士報師遠即在家作印而化師往炷香回謂其徒曰孫君已往吾亦當行即請眾念佛復云彌陀口口稱白毫念念想持此不退心決定生安養即端坐脫去

用欽居錢唐七寶院依大智學律聞其示眾曰生弘毗尼死歸安養出家為道能事斯畢即標心淨土二志不退日課佛至三萬聲神遊淨土見佛大士種種異相謂侍者曰吾明日西行矣即集眾念佛黎明合掌西望加趺而化

妙生會稽人習律學日踐淨土之業與大通本禪師居潮山象塢共明此道一夕會門人諷彌陀經就掃

端坐取臨終香焚之合掌迎顧嗒然而化
惟渥錢唐人杜門謝事閲大藏三過華嚴法華諸經
計之總二萬卷晩年誦彌陀經二十歳一夕偶疾西
向端坐作印而化
仲明居山陰報恩素無戒撿偶因感疾謂同學道寧
曰我今心識散亂何藥可治寧云但隨息念佛爲上
藥明即依法念之至七日力已困寧又令想目前佛
像久之忽見二菩薩次又見佛迎接瞑目而化
沖益居錢唐淨光刺血書淨土七經復金書法華刻
西方三聖像依止觀坐禪法念阿彌陀佛一日感疾
不服藥拈香對佛懺悔請大衆助念佛誦彌陀經至

西方世界奄然而化
法宗依雷峯廣慈學教用止觀行法修大悲懺至九
載然五指供佛每月率四十八僧同修淨土懺久之
夢佛菩薩來迎後三日合掌西望而逝
驍湛山陰人少爲儒生忽厭世出家與鑒行人於院
社同建無量壽佛殿專修淨業坐不背西久之常見
三聖相一夕面西誦經正坐作印而化
曇懿居錢唐淨住以醫爲業晩年攖法華經修念佛
三昧以平時所積供佛齋僧造像設浴如是二十年
後微疾不服藥請利行人七僧念佛以助往生次日
見蓮華其大如屋又一日梵僧到牀問訊夜半衆聞

念佛聲低泊然長往

大微兒時投錢唐法安法師初授彌陀經便能背誦及受具願高門念佛爲不退僧常繼步後以悉開刧船笛豁然開悟因蓄一笛以自娛有凌監簿者亦修淨業稱微爲淨土鄉長一日叩門曰淨土鄉弟子見微曰明旦可相見於淨土今日誦佛正究耳翌朝人怪其不起驚往視之見笛鉢禪椅先已焚卻加趺地上而化

思聰居錢唐法安曰誦蓮華二部餘刻念佛未嘗談及世事忽謂弟子曰夜來見佛菩薩同來接引弟子曰慈是魔境不可便隨聰曰終時留聞有蓮華可證

越二夕命聲磬念佛喜曰佛來矣即奄然而化視留前二一掌許有文紅潤若開敷蓮華之狀

了義號木訥鐘離少師之曾孫十五舉進士適金陵見保寧璣公聞法開悟即從剃落隨所至處扁曰脈夢念念西方未嘗間斷祥公赴黃蘗接其偕行一夕祥夢師來別云西歸矣復見佛菩薩授以金臺越三日炷香宴坐含笑而化祥詣五臺忽覺隨衆菩薩後行道有紫綬金章二人從其後師詰其名一僧引至殿旁覩玉牌金書王古葛繁二名字

慧識居錢唐資聖誦金剛經禮西方佛嘗神遊淨土親覩佛容潛於山岫積薪爲龕入中念佛縱火自焚

祖南宕南岳剣血書阿彌陀經五百巻金剛經一百巻法華經十部終二十七年皆用血書常時念佛期生安養末年血乾骨立念佛之聲不絶一日至方丈相對無別語即座而化眉間迸出舍利隨取隨生

法因住四明廣壽三十年眞心淨業偶在衆集衆諷觀經稱佛號者三夕謂門人曰吾將行矣或請留偈為之書曰我與彌陀本無二二與不二並皆離我今如此見彌陀感應道交難思議推身端坐結印而逝

了然號智涌住白蓮二十四年夢兩龍戯空中一日為神人袖出書曰師七日當行既寤集衆説法大書曰因念佛力得生樂國凡汝諸人可不自勉即沐浴更衣集衆誦阿彌陀經至西方世界偈焉而化能仁行人皆聞天樂之音祥光上屬天表

智仙號眞教住白蓮講道十三年西向十年歷十二時未嘗廢一夕微疾請觀堂行人誦彌陀經卷未終而坐脫能仁行人皆聞衆樂和鳴黎明始知師亡

思淨居錢唐北關姓喩常誦觀經念佛不輟善畫佛以先靜室觀想一日盡丈六弥陀佛先見佛光遂悟筆法之妙人因號喩彌陀建藍院名妙行飯雲水終其身三百萬人忽靜默端坐心想西方越七日索臨終香供佛加趺而化異香經旬

如湛試法華得度遍歷教席住為鎮塔院日誦遺經

二部佛號二萬聲一夕念佛端坐而化所著教義號
假名集

思梵居西山有者謂之曰六月望師其終乎師曰造物焉能制修道之人汝言六月亡我且八月往至期沐浴坐龕中集衆端坐而化

淨觀居嘉禾寂光菴修淨土懺法十餘年謂弟子曰我後月二十七日當去至兩日前見紅華次日黃華滿室皆有化生孩兒仙帶結束及期入龕坐命衆誦經念佛頃之即脫去

利先居新城法慧日誦法華課咒念佛至中夜其聲哀切仰訴娑婆極苦願佛早垂接引得遂往生如是

十年晚歲屢感祥夢忽示疾命衆念佛西向凝望端坐而逝

師安受業烏鎮普靜通華嚴宗旨修彌陀懺觀想淨土二十年晨夕不廢一生多病臨終忽精爽謂弟子曰佛菩薩已降吾將行矣即端坐而化

如寶受業雲川覺華因聞自昔珍禪師愛設浴待生事遂發心開長堂浴二十年又建立佛像願求往生年八十一請衆畢茶言別遽聞鐘鳴一聲衆皆驚異即向西加趺合掌凝望而化

顯超博州人親授金摠持三藏織迹持咒之法濟病解冤計所得施利五萬緡入求壽常住後病中見佛

菩薩前迎蓮華徧滿伎樂雜奏弟子皆告留法師住
世救苦淨土變相漸漸隱沒乃復住十五年行咒救
人一日天樂異香佛及衆聖如前迎接即面西加趺
而化

有開居雲川千歩寺尊修淨業旦暮不忘於歳且請
衆念佛諷經至西方世界即瞑目長逝

道生居常熟與禍造丈六彌陀像得縣令梅汝能施
財教米即集衆諷經念佛陳白慟哭辭佛歸臥索[illegible]
偈坐亡

普觀居烏鎮嘉會結十萬人念佛人各十萬聲期先
得生者次第汲引師誦法華光明二經日滿百部二
十年中誦滿六十萬部誓與群生莊嚴淨業一日空
相來訪相陪齋食忽索筆書偈趺坐而化

覃異居餘姚龍泉誦法華五千部普賢行法彌陀經
各萬卷靜室禮佛不舍晝夜忽微疾集衆告曰吾安
養有期即面西累足而逝

智印居雲川祇園常想念淨土旦夜無間病中集衆
諷彌陀經畢加趺合掌而化

元肇四明陸氏文莘陸佃之族蚤歳習律閲大藏誦
蓮經萬部文刺血書蓮經一部律宗諸疏三部建炎
四年金虜破四明師時住湖心虜逼之北行至南徐
謂左右曰吾將西歸矣即聞笙歌之聲下時軍民咸

見師西望念佛而化

戒度習律受業攝心晩住餘姚極樂病中作遺書別士夫道舊命衆誦觀經至法身觀厲聲念佛加趺而化

道琛號圓辯為南湖八世祖於彌陀懺宴坐中見法智尊者於法華懺中見昔賢放光每月二十三日建淨業會以為常課道俗俱至一日示疾願平月一毫之善回向淨土集衆諷觀經不絶七日謂首座曰吾已見佛身聞異香乃沐浴更衣書偈曰唯心淨土本無迷悟一念不生即入初住復令諷安樂行至深入禪定見十方佛嗒然而化

有朋號牧菴住南湖一日坐青玉軒請行人諷觀經至眞法身觀復令大衆念佛留偈坐亡

妙雲四明楊氏號慈室自南湖退處溪口吳氏菴一旦沐浴趺坐謂侍人曰吾有辦香藏之三十年矣擬臨終焚之用報佛恩今正其時及香光正熾起白佛陳意就座而化

睎顏字聖徒四明人一生不肯住山晩年居桃源厲氏菴專心念佛十餘年掌扁小軒曰憶佛作偈有云隨波逐浪去翩翩彈指聲中七十年豈不向來知憶佛欲從老去更加鞭自憐憶佛暮年深除佛無能寫我心誰道萬金為容好終非一飯在家林臨終沐浴

更衣端坐念佛而化

了宣四明寶林肄業入南湖光巖堂閲大藏預法華期懺二十七年與榮行人最相善一日詣榮室默坐榮問之師曰西歸有期難忘道義冀公淨土重會耳榮喜曰正所幸願忽示疾請衆諷彌陀經念佛之際端坐書偈曰性相忘情一三無寄息風不行摩訶息利合掌而化炎暑停龕七日顏色紅潤口角有微涎觀者以悒哀之異香噴人土庶聞之傾城來哀香涎愈滋闍維之勛舍利無算

善榮四明小溪周氏入南湖觀室十六年閲藏經修期懺金書法華楞嚴淨名圓覺光明諸經造彌陀像遇法會則捨施自畫水墨觀音求者便與宣公亡後三年忽取經像分施親故請衆諷普賢行法經彌陀經念佛聲中加趺而化時以爲赴宣公淨土之約弟子海印高行似之

祖輝居四明郡城佛閣逢人但云阿彌陀佛說也說不得人竟以說不得和上目之鄞尉王用亨夫婦事之甚至一日到其家告別云我明日行矣及諸檀俱會即入龕端坐求甘瓜啖盡一枚念佛而化

如鑑四明塔山兩閣大藏長誦蓮經專志念佛晝夜不懈晩年菴居忽示疾請鄰菴諸僧繫念面西加趺含笑而化

祖新受業四明福源布衣蔬食爲行清苦去寺不遠有大姓方氏以菴延之乃於福源創淨土院造像栽蓮月三八集道俗繋念一日往別方丈曰二月十五日將西歸特來拜辭枯腸欲得索麪一椀主人如其欲食訖竟往淨土院像前作禮云祖新將行奉別尊像即歸菴集衆念佛遂出衆問訊曰祖新已拜辭如來尊像已拜別福源方丈今別衆道友十五日畢定歸去願諸仁者勤心念佛蚤得相會即趺坐念佛遠云佛已至此合掌而化

